

荐阅 书单

《孔子大历史：初民、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》

孔子要去见一个人，一个与自己体貌相似但事业取径却完全不同的人。这人名叫阳虎，他就在黄河对岸。在后世熟悉的史书中，这个人是孔子的政敌，品性专横，软硬兼施。孔子的一生既是一个践行理想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在这种时代生存的故事。

孔子的角色在其中耐人寻味，他那种不合时宜的理想和做派，在道义上正确，却不够理智。然而孔子仍坚守着他的底线，并不以实现自己所认为的至高理想为借口，去突破道德的底线，宁可在虚情假意的厚待和流离颠沛的庸常中守住本心，也不愿趋奉时势，降低自己的底线与人格。

李硕的书精准地把握了这一点。他这种剑走偏锋的笔法，抓住了孔子某些少有人注意到的本质：孔子之所以为孔子，正是因为他把整个时代都活成了自己一生的注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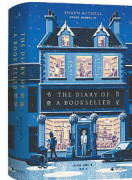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：李硕
版本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时间：2019年4月

《书店日记》

这是一本粗翻会觉得琐碎无味，细翻会后悔粗翻的二手书商开店日记，它记录了来往于苏格兰威格敦书店各色过客，有每次都拿着从《泰晤士报》剪下来的书评给老板作参考的老先生，有声音忧郁、打电话打听18世纪神学书却从来都不买的“女人”……老板兼本书作者肖恩也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，他以吐槽顾客出名，认为自己完全符合乔治·奥威尔在《书店回忆》中的描述：“书店老板多半缺乏耐心、偏执、厌恶交际。”

《书店日记》记录的琐碎，隔几页就会让人遇到一个忍俊不禁的细节。闲暇缺书“下茶”的话，不妨拿来慢慢看，阅读恍惚间想起自己上学时也做过开书店的梦。



作者：（英）肖恩·白塞尔
译者：顾真
版本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时间：2019年9月

《色彩的秘密生活》

“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令人不快的颜色。”艺术家大卫·霍克尼这样为“橄榄绿”辩护。或许对于色彩感觉敏锐的人来说，他们眼中的确有一个更丰富立体、更迷人的世界。

我们是如何感知色彩的？为何不同人对色彩的感知可以天差地别？色彩是真实的物理存在，还是仅为大脑的一种内在表现？这些形而上学的争论几世纪以来一直存在。各大社交媒体上，曾经疯传一条连衣裙的照片，同一条裙子，有人看到的是蓝黑配色，有人看到的则是白金配色。何以如此呢？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会自动采集和运用环境光。

《色彩的秘密生活》聚焦的正是这些颜色与人类之间的有趣互动。它并非一部包罗万象的色彩史，而是依据色系划分，结合故事呈现75种不同色彩的特质，让我们看到色彩如何秘密地改变着世界。（杨道 辑）



作者：（英）卡西亚·圣克莱尔
译者：李迎春
版本：浦睿文化
时间：2019年8月

《现代自然》
大自然浸润下实现自我升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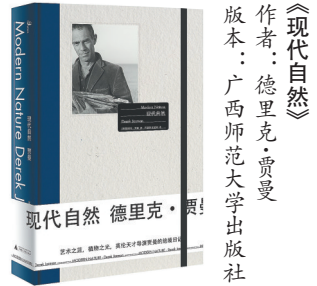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贾登荣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刚刚47岁，艺术生命如日中天的英国电影导演兼诗人、画家、植物学家的德里克·贾曼查出患上了不治之症——艾滋病。不过，当他来到这处海边的住所之后，与大海、植物、昆虫等朝夕相处，让他的性格得到浸润，很快走出了疾病的阴影，在与病魔搏斗、与时间赛跑的他，坚持每天撰写日记，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，从而有了这本《现代自然》一书面世。

《现代自然》用优美的文字，具有电影般的画面感，描绘出大自然的妖娆与多情，传达出人与大自然相互依存、相互温暖的紧密关系。作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：“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，我想要歌颂一下我们的这个天堂角落，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花园一角。”为什么要歌颂“花园一角”呢？通过阅读《现代自然》发现，德里克·贾曼在获知自己罹患艾滋病时，心情一度是沮丧的。他说，“我已时日无多……今晚，一股寒风从这片荒芜之地呼啸而过。”这时，他的心境是难过的、痛苦的。不过，当他成天漫步于坐落在大海边，种了“石莲花、景天、石竹、虎耳草、剪秋罗、桂竹香、紫鸢尾、金盏花、咖喱草、芸香、洋甘菊、旱金莲”等植物的花园，他的心情渐渐好转了，开朗了。作者写道：“醒来便见清澈的蓝天。去海滩上收集石头，回来种上了一圈薰衣草，再用丝兰点缀出后方的边界。这真是令人欢喜的早上。”“卵石滩上缀满了熠熠生辉的晨露。一片灰蓝的晨雾浸洗着柳树，云雀飞起。金色

番红花蔓生成片，一只瓢虫沐浴于淡蓝色的玻璃苣丛中——褪色柳伸展开了。”“我坐在老柳条椅上，面朝夕阳读着报纸。一阵凉意袭来，一群小虫嗡嗡而过，在落日余晖中闪着金色的光。”“虞美人和牛舌草闪着彩虹般的红与蓝。这片天地仿佛是中世纪的缩影，或一幅悬于修道院的独角兽挂毯。那碎石小径仿佛通往一个俗世天堂的路，头顶上方是片荒莽的天空，悬着一轮交织着紫色、粉红和蓝色的炽日。”在作者的笔下，大自然充满生机盎然，呈现五彩缤纷。在大自然的怀抱中，生活里的那些烦恼与不快，统统消失殆尽了。从德里克·贾曼前后心境变化中可以看出，大自然真是天然的疗养院，它不但让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、欣赏到迷人的风景，还能治愈人的心病，战胜人的恐惧，与疾病争分夺秒，享受人生的快乐！

透过《现代自然》一书还能看到，大自然除了治愈德里克·贾曼的心病外，他还陶醉于大自然中，回首童年往事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校园生活，回忆了自己创作的电影、装置艺术等，并展开深刻的剖析与无情的批判。当然，作者想得最多的、反思最彻底的，还是他最热爱的事——电影。他坦诚直率地反思自己电影创作的缺点，抒写在电影创作道路上的无尽困惑。曾经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而显得十分自负的德里克·贾曼，终于认识到自己电影创作的不足，并开始自我剖析与认真思考，这不能不说是大自然的功劳！是大自然



的浸润，让他头脑变得清醒、自律了。此外，在《现代自然》一书中，作者还用许多篇幅，记录了他对艺术界、电影圈大量人与事的敏锐观察。如“宠物店男孩”乐队、大卫·霍克尼、安迪·沃霍尔、克莱因等音乐、艺术界名人。安迪·沃霍尔被称为20世纪艺术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，是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，也是对波普艺术影响最大的艺术家。作者在书中记录说，早在1964年，就“第一次看到沃霍尔的作品。”他坦率地说，安迪·沃霍尔作品中“所蕴含的一种脆弱的生活乐趣，则与我内心深处的阴郁性格格格不入。”

当然，阅读《现代自然》一书最让人震惊的是，在自己生命已走到尽头之时，德里克·贾曼还坚持与制片人、演员等一道研究剧本，在双目几乎失明的情况下，拍完人生的最后一部电影——《蓝》，才从容地告别人间。在作者的记录中，我们看到，病魔对他的摧残是相当厉害的。到了最严重的时候，“我像个八旬老翁，上气不接下气。”就是在这样难受的日子，他又回到海边的花园，“我又沿着小径向海滨踱去。一路上有芒柄花、野荨麻、山萝卜、薺草、蓬子草、红花与白花三叶草、龙须菜、野豌豆、黑芥子以及甘菊”。正是凭借大自然给予的慰藉，让他走完了最灿烂的人生之旅！

《如花 in 野》：
本真纯美花在野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清泉

友人相赠一本《如花 in 野》，拿起来爱不释手。书作者、日本奈良古美术店（古董店）主人田中昭光先生采撷原野之花，搭配古董或旧藏花器，集结成这本《如花 in 野》四季插花图鉴。七十七岁的田中昭光历时一年，探访花叶逾百种，以“如花 in 野”为训，琢磨花与器的平衡，呈现花的自然之姿，营造出“如同在野外绽放”般的插花效果。就如千利休在茶道七则所说的“如花 in 野”：如同在原野里绽放，才是花最美丽的姿态。

田中先生在书中写道：“我在20多岁开始插花，有幸我生活在一个可以随时亲自去感受四季花草魅力所在的地方。一为了生意，加之当地的风土性，使我一人手古器就想插上花来招待客人，如此才有了现在的我，在插花中自得其乐了。”

品味书中日本花器与插花作品的精致插图，让时光变得美丽。在背景单纯幽暗的日本茶室或厅堂中，那些古老的花器中点缀着当时令的花叶，或素雅或明艳，如同花儿在山野里盛开的模样。在时光的温柔回望中，生出些许流逝的岁月感，格外让人心动。书中还穿插了“无法庵往昔物语”，回顾与家人、文人、茶友、刀剑客、僧人等旧友的往来交集，忆旧时插花、品茶、赏春、观月、题词之乐，呈现出古稀花道家的人生花趣、茶趣与禅趣，弥散出人生的小确幸与小感动，是一本可以闲静下来慢慢欣赏与随性阅读的小品文。

这五十年来，也许沧海桑田，世事多变，故友渐零散。世事中唯一不变的是，是田中先生始终坚持“花是靠脚走出来的”，认为严峻的自然环境中长出来的花，比人工育养的更有生机与灵气，所以他不肯购买花店和温室的花。为了寻找心仪的花材，他与夫人常会在奈良的山野间散步，走在平缓的山谷与群绿环抱中，既可赏花，又可寻材，怡然自处。

猿投古窑经筒，有着完整器型，经筒的颜色很自然，给人以无垢的清凉感，正适合配上孟兰盆节上的一枝婷婷之姿的含苞之莲。

在夏天，玻璃制的容器能带给人清凉感。田中先生有一个未经售出的玻璃瓶，每年夏天都会插上花来装饰店面，田中先生喜欢用清凉感十足的半夏配上开满庭院的水金凤，喷上露水，带给人视觉上的清凉感。

轻翻书页，一件菖蒲配赤肌窑陶器的作品跃入眼帘，菖蒲是别院水畔生长的，初夏时节刚刚鼓起花苞，田中先生说用在“熏风自南来”的初夏风炉茶席中再合适不过了，菖蒲的长叶仿佛可以随风而舞。

一只古朴的老茶碗，也可以成为绝妙的花器，在田中先生浅春的别院前，总会有几只春兰顶着料峭春寒开出青涩的花朵。叶子还并未完全舒展，但这种尚未完全生发的春意却很配朴素但寂寂无名的老茶碗。

迎春的花，多是黄色的，如连翘、山



茱萸、檀香梅等等，逢此季节，田中先生的朋友们在春天拜访时，总会折一些花来送他，书中载入了一幅友人送来的檀香梅与彩瓣茶花相映衬的美图，一个深色大罐插上梅枝与茶花，立刻有了生机，室内的氛围顿时温暖起来。当时田中写书稿时，适逢日本大地震灾噩耗传来，三月下旬，正好报道了地震中折倒的樱花应时开了花。田中感慨道：“自然是如此残酷，生命在自然破坏不力面前瞬间灰飞烟灭，然而又有如此令人感恩垂泪的地方。即便被压在废墟中，依然绽放出花朵，这一瞬间，又让人如此怜惜。”他即兴配上小诗：花应四季开放，花开人自心安。

每个季节，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花，在应季的茶花里，在时光的温柔里，季节就这样细微的变化着，悄然的流逝着，美美的绽放着。“生如夏花之静美，死如秋叶之绚烂”，在花艺中，我们感知花的美丽，感叹时光的易逝。

田中先生始终认为，花要插得如同在野外绽放一般，毫不故作，自然朴素的插花才能让人心旷神怡。人活一世，当如花 in 野，就如花儿在原野中开放时自然闲适之态，经历春风雨雨，经霜历雪，花儿这般的姿态，最是自然，便是人最本真的样子。纯净，清爽，单纯，如花 in 原野盛放。